國朝文滙

國朝文滙甲前集目錄

卷十三

繹志自叙篇

全交論

魏禮

吾友命定交論。繼吾友復命全交論。魏季子曰。旨哉乎其言誠。蓋[illegible]交在定交也。自交道之衰。人不知有交友。非不知交友。不擇交也。故凶終郤末。[illegible][illegible]皆然。至於凶終郤末。而人方欲全吾之交道。以居忠厚之名。陋矣。孔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書曰。慎終於始。夫五倫各有屬也。尊如君。親如親。愛敬如兄弟。善暱如妻子。皆具有性分焉。朋友以義合。初若執塗之人。非有天性以相維也。名分以相制也。而安得死生以之。匡之植之。彌縫其闕。患難共之。貧賤富貴一之。是故友之貌言自喜者。不可以定交。無獨至之行。不可以定交。不堅密不可以定交。不愿不可以定交。汎而無擇。不可以定交。告之以善。反覆焉而不聽。不可以定交。規人之過。非若痌瘝乃身。如賓旅揖讓焉。不可以定交。屢遷恒焉。不可以定交。吾之德不修。學不講。不可以定交。其有博聞高識十百於我。吾師之。操行潔白。吾敬而事之。與人共事。吾不違而死之。感恩而死生報之。皆不可以言定交。交定者。無外拒。無神違。造次夢寐。惟是友之爲信。於是乎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此古人之所以難交而不輕與者也。昔魏德公爲郭泰供給灑掃。泰命作粥。三進而三呵之。德公無變容。泰曰。

吾今知子之心矣。與友善。張邵臨終。曰。范巨卿乃吾死友。郅君章殷子徵不與焉。王仲回之不妄交。大俠陳遵。大司徒侯霸。皆不得友。其教子之言。時人服之。夫德公之於泰善矣。豈其以名高耶。邵之論死友不易也。而巨卿不足以當之。王丹之慎交得交道矣。是故友不以德進。奚交。交道而徒尚德。猶淺之爲言者也。況其下焉者乎。全交之説。蓋小言也。

答張一衡書

天下去樸久矣。樸者人之本。萬物之根。世道治亂之源也。夫惟樸去至於盡。而小人盜賊弑逆烝報殺戮之禍害相尋矣。故世之治也。必先反樸。而其亂。必先之以浮靡巧詐言行乖戾以醞釀殺機。天地莫可如何。遂聽人之所爲。日月星辰易其度。山崩川竭震壞貿亂之變成。兵戈疾疫水旱之災。其勢有所不得已。蓋不如是則不足以芟除廓清其氣運。使天下之人。困處無聊。巧詐莫能發。財竭力盡。浮靡無由作。於是噩噩渾渾。太古復出。猶秋冬凋殺。木葉盡脱。元氣潛於根荄。而春始萌矣。而君子之修身亦然。善用其智巧者亦然。智巧而不本於樸。則終必顛蹶滑溺而智巧窮。夫土石至樸也。峻宇雕牆黃金白玉之瑞皆傳麗焉。草木之根至樸也。華實資生焉。故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蓋愚者大智之基也。拙者大巧之基也。僕竊觀足下書指何

其樸也。人莫不自侈其家世。而足下樸言之。夙游處於公卿大人。而樸未嘗滿。其謂僕語亦甚樸無溢辭。因思古來當去樸之時。必有二三君子留其樸以還天地。使絲續於後。故一代有一代之盤古中古叔季。叔季復為盤古。理固然也。足下蓋守樸君子。僕甚恨靦面而失之也。方留與各熟視舉手時。見足下無澆漓之氣。心竊異之。友人見足下者。謂足下太樸。不宜任有司。其殆見足下之樸。而未見足下以樸為甚之用者耶。僕因感足下樸而究言之。不識有當否。左傳經世語。敬聞命矣。賤兄弟集苦繁多。艱於摹印。而先叔兄集版。乃遺百六十餘片於金陵。故先以拙集數帙奉教。主臣。

鮑子韶墓誌銘

嗚呼。鮑君子韶。予之世交。君以父始興公與予早舊。執通家誼。終身無替。記曰。此孝子之行也。僑寓西河數十年。與過從。相期許密邇。又與更甲乙變亂。中壘書曰。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故非特以義合。而情有過焉者矣。今將卜葬某山之原。其嗣紹昱紹永。以甯都曾遜五所次行狀來請銘。遜五之狀。有古法。肖寫該詳。故舉以誌。而稍稍補綴其軼事。亦古人銘誌各成之義也。其狀曰。先生姓鮑氏。諱燮生。字子韶。號鐏齋。又號咄齋。江南歙縣棠樾村人。父叔裔。以鄉進士知廣東始興縣事。當明之末年。遭亂去官。辟地於江西甯縣。因留家焉。自先生孩提時。始興公志

在四方。未嘗一日家食。及聞在贛。乃間關來歸。至不朞月而始與公卒。時先生年十二。已能居喪盡禮。事母孺人竭力。贛人稱其孝。當是時。寡母孤子。煢煢客寄。日以窘窮。冒不得一日就外傅而問學焉。顧其聰穎天授。於諸書章句。聞而誦。誦而解。贛之宿儒。雖名為淹雅。莫不歎異之。稍長。竊摹擬為詩詞。出語時能驚人。於是稍稍出交贛之賢達。與四方行過茲土者。卓然自立於顛沛之日。人於是覘鮑氏之有子。年三十一。遭母喪。哀毀骨立。嘗游吳會燕齊間。一時吳會燕齊知名士。無不願交先生者。遇甯都魏叔子於揚州。相與談論累日。出語人曰。魏先生真吾師。遂執義於叔子之門。東南亂起。先生歸保其妻子於贛。贛偏將軍李公延而致之幕下。從征贛諸縣負嵎之寇。丁巳。從蔡都督攻吉安。戊午。客宣義將軍幕。從破江西雌石寨。又從破浙閩間諸賊壘。先後以儒服運籌策軍門十餘年。所至能相與有成功。救被難民婦。全活者甚衆。雩都人士為刻石記先生德。而將軍亦次先生功。將請於朝。先生辭焉。其後名曰益盛。志曰益廣。辛酉歸自燕。朝之近臣達官。咸相為詩歌以道其行。戊辰。客佟將軍幕。辛未二月。再游東粵。三月而先生以疾殂。先生雄姿英采。浮於面背。聲琅琅如出金石。生平以語力佐其敏悟。為詩詞清新儁雅。矢口而談。每當際會。不屑屑迂謹繩矩。所與游皆當世偉人。草莽里巷之大。或不敢仰視。崛起困窮之中。掉臂軒冕。名

噪天下。其意氣之壯。可謂盛矣。孰謂乃不獲效其宏偉。而徒困頓摧折之於河山道路之間。彈琴醉歌之際。以終其身。可悲也夫。距其生明崇禎庚辰月日。為年五十有二。妻程碩人。側室某氏。子男三人。紹昱太學生。娶某。次紹永。娶某。程出。次紹恢。某出。女子三人。適某某。所著有江上集。紅蝶詞。江樓合選。蕉桐引。凡若干卷。魏季子曰。方予與始興公交。甫廿餘歲。而始興公年長將倍。詩坫稱尊宿。然予兄弟入郡。則無日不相過從。迭為詩倡和。君猶藏弆予少年往反書疏及所為詩。君與蕪湖劉毅可甯都曾止山同盟好。而兩家子弟雖壯立。不少寬假焉。其在揚州也。見先叔兄於朋友規勸以義。聞人詩文。盡意無貌言。君慨然曰。人短魏叔子者妄甚。乃北面稱弟子。後十年。先兄始有辟舉事。先兄既下世。則引其子世侃為兄弟。君子年長世侃者。亦令循行輩執禮無失。甯都賴子弦曾周士。酷貧士也。或經商。或坐市肆賣藥。君知其賢。交甚篤。且使其子持謙下。周士歿。猶遠致賻唁。顧問其妻子勿輟。然君雖游於達官要人。亦嘗以語言氣岸扞忌諱。及尚將軍以危讒出關外。君則走京師送之。嗚呼。其視蟻趨於富貴充舊於貧賤者。殆未可同日語也。銘曰。

風生于地。而鳴于天。人生於天。而反於原。雖反於原。名則有傳。名既克傳。是生存焉。存胡怛傷。予情則然。

書梁公狄甲乙議後

嗚呼。讀公甲乙議諸書。幾欲引刀自揕其胸。狂呼累日夜。恨當時奸臣獨營其私。充耳瞶目。安坐持守。視國家宗廟封疆。棄之若遺跡之不足惜。卒致國事崩壞。身斬家滅。以迄於今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宗忠簡之疽發背。有以也夫。按公初授太康令時。賊盤踞中州。舉境內無處皆賊。公與其兄以枏木字仲悉志力拒之。間殺賊名。督撫上其功。調商邱。當時天下無堅城。號將帥者擁兵觀望。惕息恇懦而不思前。而督撫大吏。不能辨賊。託招撫之名以長養之。河南稱殺賊者。皆曰商邱令。及河內令王公漢。噫。使天下皆如二邑令。處處遇賊。雖至今治平可也。賊數萬衆。急攻商邱。城陷。公夫人張氏並家屬俱死。公傷仆亂尸中。商邱民救之。三日復甦云。于是公逮刑部獄。獄中上書陳六事。皆切中時務。公不死。天也。冀得達天子用其言。事猶有可為者。執政闇之不獲上。既天子以為無罪。出之獄。數日而京師陷。公又幸不死。與其兄冒死禍南下。所過勵忠義。結連草澤豪傑。圖復興。至南。南人以為從天而下也。蓋當時豺虎滿道。南北隔絕。無能達者。而公兄弟特至。至則上條議及豪傑姓名。山砦義勇於當事。公既參史閣部軍政。益條陳。大抵以收拾山東河南北為江淮屏蔽。進足以取。退足以守。使強本固勢。乃足使諸悍將為要領。覩其書。所經畫縷分。燭照數計。雖事後回

擊者。不能如是。閣部題公兵部主事。經理河南。侍數月。命不下。命下則勢不可為矣。公始事河南。終思用河南人。曾不獲展其志。悲夫。予讀其書。剴切綜要。宋李忠定明王文成其論事陳奏。弗是過也。嗟乎。使當時無此言。未足大恨。言之而卒不一聽。天乎。何至此耶。公之書。瞽者可見。聾者可聞。痿痺者可蹶然起。而當世柄臣。其五官百骸。肉其軀。飲食其腹。乃使山東河南北之地。不力爭。可挈而歸我者。棄之不復顧。而公毎條一事。又並擇其經制之人。即沐猴而冠。禮鼠而人拱。亦知其為大利。斷然為之不終日。今若此豈非天哉。公之兄病以死且八年。而公將老。猶伏在草間。俾與予論述往事。出其書。對面讀之。張髯裂目。下血淚數斗。噫。此書傳不傳無足計。傳諸後世。將徒託空言。抑將不至託空言耶。其在天乎。其在天乎。

曾益齋墓誌銘

嗚呼。君又逝矣。予乃誌君之墓石矣。豈不悲哉。方孫先勛之來請誌也。命之坐而語之曰。汝生也晚。顧未知吾昔者與汝翁何如。雖微汝請誌之者。予何辭。予自年十七。與翁友善。時兩人行務為簡脫。不喜循世法。然頗以交道相矜許。翁性尤疎簡。好立異同。而自持甚牢。雖一語不肯因人改遷。然於丁亥間一試有司。以予言。輒棄去諸生服。而以虛中術食貧於四方。翁每出。予綰家政。時予亦貧。為予貸計。月給之。歸必

償人子母金毋閼者。甯自攻苦如淡也。予得咯血病再垂死。翁皆同過瑞金就醫藥受護之如慈母保嬰兒。累歲月毋懈。人或譏之。翁曰。吾但知吾好友。他非所恤也。其以季女字吾子。始生。翁自言之。既定約二日。予內人乃得知。凡義激或予所處雖更險難勿辭。然予有過愆。必危言責詈。十反不已。而外人未之知也。予於汝翁若此。今汝翁已矣。翁望汝成立。倍於常父。寢食焉以之。吾不規誡汝使有成。是吾負汝翁。今夫誌者。志人之行也。苟行無足述。誌之何爲。即一行足表見。遂不可得磨滅。人不爲其難。烏得傳。是在未死時勉之矣。於是誌之曰。君姓留氏。諱師度。字肖之。別號益齋。蓋既壯時。取改過遷善爲志也。家酷貧。年十六。爲弟子員。文有聲。同錄中特善予叔子頗親敬之。然持論不輕相下。其所言行往而不能反。天性然也。君爲人羸弱善病。盛暑不能衣紵葛。稍搖扇。即鼽鼻涕延延不休。及其棄諸生挾藝以走食也。日躡屩行百里七八十里以爲常。著雨相寒。往往在道路。然得金未嘗自爲豐腴。季弟師犀幼孤。君撫教之。爲取謝太守女孫爲婦。今師犀克自立。能文章。君性不喜佛。凡至寺塔過佛。不拱揖。予笑之曰。君過屠隸駔儈家。勿與之拱揖乎。教不必峯。然佛自賢者。與爲拱揖不亦可乎。君終不變。昔元主以西僧爲帝師。命朝廷一品以下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祭酒孛术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

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咎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君子避之。嗚呼。使君際遇乘時。其亦有以自見於世矣。君父諱某。邑諸生。負氣駭俗。母予族祖姑也。君取予婦外姊盧子。先歡取南昌林碉齋長子楫孫之次女。女子三。長適楊一水先生次子晉。次適溫廣則長子啟。季適魏世傚禮長子也。君生萬曆己未月日。年六十有二。卒之日。予抱疾山中。卻人事。聞疾革。趣至。將屬纊矣。乃不及盡一言而訣。悲夫。予適年遭伯兄兄子之慘。殯門外之哭。則有林碉齋邱邦士曾池吳秉季青州之老僧適庵錢塘沈甸華嘉興稽田吳氏。年少如餘姚孫誕華李樊。皆有志。聲足自表見者。率抱負以終。而吾易堂碉齋邦士之卒。予皆適顛。不得視其含殮。老僧適庵望出句容。君首所禮敬。其訃至在君卒後五月。君知之。必且憮然太息也。君未卒之前四年。以五行推語人曰。吾庚申二月死。家居以待。三月廿八日果卒。將卒。無他言。戒毋作佛事用鼓吹。命兒子曰。吾盧至汝拜之。遂卒。銘曰。

諫珂之鳥。憎烏愛狐。孔子之徒。尊猱卑儒。誦其詩。讀其書。吁嗟乎士大夫。用銘珉石。以告汝孺子先歡。

讀書簡要說序

彭士望

天下之治亂繫於學術。未有學術不素具。而足以有為於天下者也。三代而上。有學而無術。而放殺遷桐。居東討叛。皆自然之竅郤。曲折赴之以無失天理之正。馴至戰國以暨後世之偽儒。則有術而無學。堯舜亦世事之名。沿緣己私以入國僥倖。雖至於殺身而不悔。王文成謂漢唐宋之有大名於世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顧命已為狂。嗚呼。難言之矣。且夫學術未有不由於讀書者也。秦皇以不讀書愚黔首。明太祖以讀書愚黔首。仇士良以不讀書愚其君。明之奄豎以讀書愚其君。自制執賊而天下士人之讀書悞。進內大鑒編自豎宦。而人君之讀書愈誤。此積重難反之勢。滑滑矣矣以有今日。詩書有時而不驗。聖賢有時而不信。天地鬼神有時而不靈。俾俊傑利益萬世之言。曾不獲一時之用。仁人志士為之吁搶飲血。徒以其書沈之井泥傳之異代。博後之人一喟嗚呼。可不謂大哀耶。包山有石樵先生焉。余十年前即知其人。丁巳夏相見。視其行事。探其學術之所由來。與之語生平及天下事。聚旬日而知其託基於讀書。簡要說三千言。事無巨細。遇無窮達。世無阻夷。與人無智愚賢不肖。讀書無古今經史稗雜。皆一本於實用。實用者。簡要之所自出也。而其工非一日之積。一人之資。一行一官之庇。大之貫穿數千年之成事。包六合之內外。細則散腐敗縕

嗷𢿱飲水。食豕祝雞。一睟一息。一嚬一笑。皆有皇帝王伯之故相取於無窮。此子琴張桑戶之相與於無相與有未易一二為人言者也。石棋自述著是說垂十年。其游自滇黔而齊魯而燕。於以周知天下人之情僞。四方之阨塞形勝。不為不深。自王侯將相。下逮愚夫婦工賈窮氓賤隸方伎之徒。不為不久且熟。三四十年閒所經歷戰爭攻守。饋餉財賦。吏治民生。人才之治忽。常變安危。成敗贏絀損益得失。進退臧否。何從何去。何因何革。固已了然於心。了然於手。而獨不得了然於行與事。則亦姑存是說以為名世讀書之法之用。然是說出。人罕再讀。立義簡要。而人或以為窮大失居。則詞章之儒人。其弊久矣。歐陽永叔蘇子瞻。既成進士。益慚恨其取科第之文。盡舍之以求進於古。而其文章遂以名天下而傳後世。而況億兆人生命之所維繫。千百年世運國脈之所至甚。一代之習尚風化所為瞻矚。豈翳易事。而不極深研幾窮險阻而求簡要。而欲捷得速成之貲勢利也耶。抑嘗思之。至簡至要之法。固無過於立志秉心。故曰皋夔稷契。何書可讀。又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是二者宜互用之。是則石棋之微旨也矣。

祝工科奏疏序

嗚呼。朋黨之禍。豈不甚哉。予葢讀工科祝公秀水垣中疏。為之低徊掩卷。葢歎國事

之不可為也。宋明兩神宗。咸具大有為之資。而熙甯刻核。萬厤弛縱。漸靡之勢。本實先撥。禍乃大發于靖康崇禎之季。黨人既起。奄豎乘之。其離合勝負。俱足以敗人國家。萬厤初。江陵欲摧破之。而峻狹滿盈。無兼人之量。攻江陵者。及其道而才不能逮。濟時無具。兩傷並失。尤足慨也。涇溪先生之倡學東林也。亦既懲江陵之不學無術。思有以網羅天下之人才。而陶淑其英傑。以補苴元氣。振民幹蠱。一時欣欣想望盛治。乃入附不擇。借叢有徒。假經濟氣節之名。為富貴功名之實。而混然託處於道德之地。門戶既分。刑賞益紊。鉤深索隱。變幻譸張。惟與同伐異為務。學術陰禪。遂成氣運。梁谿先生當日習與所親書。深切疾痛。方大悔之。而勢有所不能卻。豈惟梁谿。即萬厤以迄啟禎。亦明知之。閒抑而礪之。而刑戮之。而放流之。甚而誅之。而終不可得而渙其矯詐欺罔之習。延蔓至今。國隨以盡。而尚未有已也。公是時。方以考選入。待次垣中五年。見義勇為。知無不告。胸懷落落。不設城府。與人交推分既合。即一意終始不相負。然不肯浮湛規時變。巧利以相容悅。既授工科。受事不十月。即擯之外遷以出。不悔也。公初令崑山。有部內紳出境逆之。邀入梁谿謁先生為弟子。公唯唯。已念未入境謁見聖人。何敢他謁。則竟去。紳則走告梁谿。謂新令且修謁。而公竟不至。遂恥其言失。謂公立異。凡部內事。牢持大與公忤。紳止一子。學御史檢其惡。將斃之

公力救免紳先是偏賂御史左右探刺陰私康知公活其子趨四拜謝公固卻無是事紳流涕去公高才治劇邑百度咸理獲報最考選以行此邑令前後數十年所必不能得者公獨得之然終以未及梁谿門忌彌甚公待次時神宗方高拱淵默章疏多留中不報奄豎竊喉舌銜憲用事而黨人陽攻之以游聲陰厚之以規柄中外比周東西激射是非蜩螗莫適誰主凡措置天下大故如羣兒爭餅交捽互奪不盡不休識者惴惴已逆知有今日事其時工科廠庫久為奄豎盤互窟穴其中公既特糾田詔唐坤等之詭冒他如罷中旨革內市停夫工清馬監撤監稅次第請行略無回撓十六門軍器奄人估價額二十六萬公一意省節以外官監造役不踰歲僅用三萬五千金告成事仍勒定一書工既竣設法和僱運至薊門邊防賴之而奄豎銜之刺骨思所以中公者無不至公生平尤加意人才遼事孔亟請特擢大理寺丞熊廷弼為經略左贊善徐光啟調度練兵一時文武如楊漣賀世壽高一埼諸人皆薦用後俱稱職閱科姚宗文與經略熊廷弼交惡飛章互訐輦上多是閱科而經略方為朝臣側目幸其必敗公特請募兵萬人自將出關應援經略謂事急既用其人當屏雪猜嫌求國共濟然則棄之他日何以使人曾不記其身作要官自投危地成敗弗問也公平時與熊姚並交厚姚同官尤敬信公公一出則解怨交讙可以必得並上

疾之。甯誤封疆。殺經略。必不許公任調解。共成功名。募兵疏甫上。奄豎藉端騰蜚語中之。出為僉事。公拂衣竟歸。時四十八年冬十月也。公歸與二三故人為里社之會。凡所以敦厚宗族。扶掖後進。利濟閭黨者。無弗舉焉。更優游十年而終。鄉里哀之如失慈父。嗟夫。輓近百年閒。朝士之病在虛。而公救之以實。寺人之利在縱。而公持之以嚴。始以未及泄谿之門而分歧。繼以不滿中璫之壑而府怨。終以不袘爐場之任而撓成。夫神廟聽斷。亦何嘗不知公。而煬而蔽之。豈部共庭。牢不可破。則即公一人以槩天下。而天下之所以至是。有由然矣。豈不痛哉。公子應熊應藝。咸與予善。公沒且四十年。應藝千里屬書。請予雖不文。冒不肯阿私。亂公是以揪來諸予哀其志特命駕至藝家。繙閱章疏。為之序。藏家乘。以備他日國史蒐擇。後之君子。周爰諮焉。有不可得而誣者。公諱耀祖。中萬麻丁未進士。清江人。

旟鳳堂遺集序

大行陸鶡庭先生旣殉節之三十有六年。予始得交其令子繁弨。比至河渚。弨出先生旟鳳堂遺集。拜且言曰。先君子殉節早世。家多難。所存僅此耳。惟先生其克序先君子之文。辛無讓。予固與先生尊甫吉水公伯子麗京有舊。今更與弨為三世交。因弨請。自幸其名庶幾託先生以有傳也。遂不敢以不文辭。作而歎曰。嗚呼。鶡庭先生。

豈直以文章傳者哉國家養士三百年惟甲科最隆且重而少年之遇是選者則益為當塗所推天下咸想望其風采爾自嘉隆後其功烈不少槩見蓋正學不明惑於多岐嗜欲喪其天機而其氣不能以自振崇禎之季文日以盛朝權惟文士所黜陟士亦自負其虛聲竊竊然為忠孝節義之言閒亦侈談經世朋黨比周互相標目將以軼漢儒而迂宋學視天下莫已若也天下亦𢡟𢡟然嚴憚之謂其至未可量而益恃其年力之富才之橫出而科目之塗日以長也其虛憍之氣非不張試之于實用則茫昧不知所適疆埸之已事可睹矣世難益亟禍變益大而其人之技益窮不能遁乃始見其本質三四十年閒所稱耆年高位以文章負大名奔走天下者忽然如俳人怪物蜃市疑城銷滅而不復見吾于是知氣不本於天植雖江海之盈其涸與溝澮可立而盡匪直其名之以物敗也必先喪其羞惡是非惻隱之實物始得而中之平之學問文章不能以自救則甚矣大勇之難正氣之不可以不素蓄吾故曰先生不徒以文章傳而先生之文章固無不可傳也先生少負奇氣恥撝阿媚世徒賈聲名故其發為文章剛健而閎肆皆鑿鑿中名實之言思以扶植人紀敦立頑懦為國家措置大事常本之史記以著其潔觀時變以偏究當世之情偽其文為海內傳誦名盛一時先生年二十二成進士嘗有感於歐陽永叔蘇子瞻之言謂前所為科舉之文

不足事。乃殫力讀鑑。未三月許。纂殆徧。成進士之明年。吉水公卒于南徐。先生奔赴
日行數百里。哀感路人。及櫬。輒自搏其顙。盡墳赤。更嚙臂肉。血淋漓殷腕袖。旁觀不
能仰視。及聞甲申變。即欲引決。妻陳孺人引大義百端開譬。請留身報復。則之南都。
復詬忤馬士英。以行人奉差竣事歸里。未幾。制兵入。薙髮令且下。先生遣弨同母夫
人遠避。獨身留橫山。闔户自經。友人持之不得死。詰旦。晨起北向叩頭曰。臣力無能
爲。惟一死塞責。更南向拜曰。兒不得復奉母矣。從容偕二僕笑曰。汝知我必不生。無
苦我。乃登大床。解襪條授二僕縊之。卒年纔二十九。嗚呼。此先生宇宙之大文也矣。
北都從死者二十二人。皆由制科。其他郡邑有名位殉義者。尚不乏人。唯先生之年
爲最少。予嘗讀石城吏目鄒公智之詩三截律。私心痛服。嘆爲天人。其病卒時所年
二十四。而先生之死視鄒公爲尤難。其正氣宜與文山比烈。而其官與年不逮遠甚。
嗚呼。其不可及也矣。先生父子兄弟。經術文章。傑出一代。而死喪流離。曾未一試其
用。徒託之空言。爲天下人士之所歎惜。而弨以一身繼述其際。顧瞻前烈。詎不重歟。
予在河渚爲先生作序。數易草。成輒毀去。感不一端。遂發暈疾。又久自雪川經太湖
乃克成之。如雪庵僧孤棹中流。讀離騷一頁。竟輒哭。輒摘投水中。夫固有曠世而相
感者乎。予于先生亦云。

書歐陽子十交贊後

嗚呼。此亡友歐陽子十交贊也。歐陽子名斌元。字憲萬。晚號麗峰居士。新建人。世居西山。家貧。幼奇慧。讀書目十行下。終身不忘。十三經史鑑俱成誦。無一遺者。為諸生。受知蔡公懋德、侯公峒曾。二學使。以國士禮之。而同邑姜公曰廣、清江楊公廷麟。尤相推重。楊公嘗稱之曰。憲萬奇才博學。景略流亞。非常人也。斌元生平。師多於友。每學一藝。即下拜師事稱弟子。必盡得其傳。嘗師事西洋士。學統天文日月食測量數諸法。仍易名就壇事耶穌。隨村市人後。瞻禮誦經。忍饑竟日。人或譏議之。笑謝不為止。其學舍在許旌陽拔宅地。往來遊涉多異人。斌元恆物色之。雖疥癩齷齪行乞輩。語有得。即叩頭稱弟子。同寢食留旬月不舍去。師最異者。為陝西道士許雲房。同露坐雲房仰瞻乾象。歎曰。河鼓星曲縮失度。朔方當失大將。天下自此亂矣。更以易學授斌元。遂去。俄劉杜二將軍果戰歿。丁丑。始與樂平王綱、南昌彭士杉、交。為兄弟妻子皆出見饋食。二人出則一人居守。有無通共。知天下將亂。尤加意人才。務實學。恥事章句。每論古今事。輒達旦以為常。勉德業。規切過失。稍不順。詬斥幾欲撻。責後更交貴池方嘉謂。句容朱議霶。二人皆師事斌元為門人。甲申國變。總督呂公大器為南左司馬。延之同行。南都初建時。宮府百度草創。館閣部寺諸大僚求習知典故者咸

推斌元。常公會。斌元角巾野服南面立。諸大僚緋玉左右陪侍。以次奉旨撰詔勑。拱手言曰。某事行某地。惟先生起草。斌元則高坐據案疾書授之。已於事而竣。如是者五日。望聞之。寫書曰。君生平學問。稍得展用。然靈氣發盡。不少自斂晦。容可繼乎。後為呂公草二十四大罪疏。特糾馬士英。士英探知出斌元手。銜刺骨。呂公辭官歸。士英將伏兵遮刼之。用斌元計出間道乃免。斌元懼禍。不敢歸。就督師史公可法于淮陽幕府。先是。綱從史公招徠高傑。俱攝政國書。俱出綱手。綱奉差出。斌元續至。公待以殊禮。事無巨細。俱斌元贊決之。復招士望至。士望以奇策進史公。請與晉陽甲。用高左夾攻。除君側之惡。公駭曰。君年少氣銳。果爾得為純乎。斌元曰。純字紿見於易經乾卦。剛健中正純粹精。此第五字。公尚未剛健。乃言純耶。史公自是心憚兩人。不敢用其言。及守白洋河。斌元更進全盤算子。公大服曰。歐陽憲萬。無一不妙。軍中嘗同揖。公側身外臥。晨興輒低聲言動。恐驚其寢。然卒未嘗用其言。特為疏薦斌元推官贊畫。士英持之。報聞。斌元亦辭不就。是年四月。同士望歸。山居後。諸方起者。交薦要職。以母老辭益堅。己丑。幽憂病鬱卒。年四十四。無後。時士望居嶺南。相去千里。踰年始得訃奔赴。書籍及生平遺稿。俱散失無復存者。僅得其十交贊一篇。憶斌元作贊時笑曰。今交道絕矣。我輩交友。視此條例。各以類從。我無泼求。彼得恰覺。不苛

不濫。不亦善乎。望年既踰七十益衰。恐旦暮死。而斌元行事姓名。漸次湮沒。因錄背示同人。爰述其生平行誼問學方略出處。附書紙尾。俟來者想見大概。慰亡友於地下。而交道亦不無少有裨益。此即歐陽子天倫意氣寄託之言為有用。而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亦有感於斯言者乎。

程山堂碑記

自有天地來。高山大川之待名於人。蓋不知其幾矣。就其著者而論。焦山嚴灘之節槩。浣花林處之羈窮。赤壁泖水峴山之勳業政事。蘭亭香山西園之文采風流。朋從宴集。其人固皎皎拔俗。當時或自為或他人為之詩歌序記。令後之人覽之。儼然若身遇之。歷千百年猶未墜。彼其聲施後世。雖蕩析而不磨者。果何物也。吾南昌歷漢而宋。僅傳梅尉嶺徐孺子磨鏡處蘇雲卿圃。要皆下吏老儈。名反出諸侯王上。今其地雖鞠為茂草荒煙。故老往往猶能指及。南豐則曾子固居書巖。以文章顯於宋。繼此落落未少概見。則是山川之待人以名者。不又其難矣哉。謝子約齋生於固之鄉。方壯歲即灑脫世故。捐制舉藝。獨有志聖賢之道。為之二十有二年。曉夜孜孜。罔敢間。晚乃得程山居之。與其徒封濬黃熙甘京諸子。篤躬行。修古禮。書所為。實必書之。考業計過。會朔望而相質訂。一二老友。時過從辨晰疑義。諸子中或顯達崇問望。出

入徜徜里中人不問而知為程山弟子程山居城西偏石圓砥可坐數百許人在獨孤及彈琴馬退石之左林塘幽閒修竹翳如堂三楹館室亭榭凡數處滄京與師嘗授徒其內吾易堂諸子毋過必出所撰著述近日行事講貫連日夜互為規箴星渚宋未有曾一至居旬日歎為生平僅事四方遠近之遊而過之者殆無不知程山有謝子之學予由是以思大地凡九萬里其間帝王將相所戰代攻取攘而得之久或數百十年或數年革命代興薄海內外視勝國若蛻遺奉其正朔國號政令無敢異其名人鉅公偶一據蜉蝣蟻子之地殫其技能才慧栩栩然自為得思以易天下而傳後世俯仰陳跡或亦未免為人所訾謷乃若魯鄒泗嶧濂溪考亭象山百原九嶷龍場石蓮洞之區果何人居之帝王有所不能奪天地有所不能私名之今古無有窮極是必其獨居衾影對妻子顧影形表裏瑩徹而毫無愧怍者也雖令勳業蓋天下文章擅一時有不可倖而致嗚呼豈不浩然大丈夫也哉歲己酉春二月予攜長兒厚德增黃建讀書獨孤之琴臺建亦程山幼徒也甘京以其師命屬予記將勒洞石予自視益老廢放棄恥心油然而私喜其託程山以有名也遂不辭為之記

首山濯樓記

首山亦庵中公即陶庵之舊為大悲閣閣傍為樓以居其本師墨歷老人老人安

之名曰濯樓名退寢之室曰臥聽為詩紀之以滄浪自況樓下環陶湖曲滸老人常編木筏月夜偕客游泳其中咸有記先啟禎間蕭次公為陶庵雜蒔林木引水灌湖週迴數里與其兄伯玉先生春浮相望乙酉亂作殘於兵丙戌始迎中公居之草創為亦庵未幾次公歿諸子孟昉與其弟小嗣繼先志請中公搆繕庵日以大癸卯老人始至顧而樂之時方主青原不能分席中公特為斯樓為老人歸休之地老人既退院歸亦庵辛亥春已諏日移居濯樓前三日難作冬十月老人野死萬安是臘予哭老人于亦庵影堂中中公方篤疾幾殆為強起肅揖啟疏供拱手向予曰先師稱公濯吾耳不圖今始得見予病甚敢以濯樓記累公今生見之先師不死矣同行王子若先導予遊遯園陶湖登濯樓俯仰歎息且言曰中公為斯樓以待老人一椽一桷皆出經營功傾鉅老人獨於中公有終焉之志雖浮廬招之不歸也中公病臥敗帷敝縕中粲餌咸待施濟不名一錢而日食僧徒近千指聞老人難作矢以死白其志詎老人終不得一日居所謂濯樓者可哀矣夫大地建帝王國都經理兩大戒後乃湮沒至不能保有子孫其生平所親愛榮寵之臣妾或轉盼不相顧舍而他之身死曾不及備含殯書記載古今往往見之且浮屠氏之學以因緣為偶值寂滅為樂事捐愛染斷妄想而其人乃未免有情愛寄託雖艱危能守其舊以大其業服勤其

師不敢受其死而無悔求之吾儕曾不易見若中公可感矣于師友存亡盛衰之際久而益堅病而益勇窮而益厚嗚呼老人為得人矣且夫老人自庚辰為勞人窮于為刀環上人為羈囚為孤旅為逋客為傖為老病以至于死展轉于破巢纍卵蠻烟瘴霧天荒丐食僵骨腐齒鼎俎風濤口語文章之重淵曲穽曾不能一日安其身以有生人之樂近十年託跡青原勤開示為炮莊烹雪出入儒釋之際辯晰微茫以徜徉于山水泉石雲樹之間稍自陶寫猶與僧徒同食盋頭飯甘糲糗非人所堪乃蜚語中之自天而下怡然行素不為恇撓而卒以疽發于背血肉崩潰言笑從容觸暑載馳終焉致命此蓋天欲天下後世人知其如此而生如此而傖如此而死為之流連涕洟悲吟思慕互相淬厲即五雲一步地猶得與廬陵古道相望顏色日夕聞惶恐灘聲瀧濉志氣以不沒勞人于地下亦豈必安禪示寂以終斯樓之為愉快也哉墨歷老人者于高座為無可浮廬為樂地廩山壽昌為木立青原為愚者桐城為方密之先生乙酉丙戌間為吳石公最後西昌為墨歷方予哭老人概孤中履授予遺詩一帙予讀其流寓羼訊膾□自序流離諸篇惘惘不自得悒歎浹口今復為濯樓記歸之中公以答中公之意若夫樓居川觀之美湖山泉林陂澤之盛已見諸蕭氏及遊觀之言此不復云

長洲舊文學顧君生壙誌

舊文學長洲顧君名麟字開林東吳之務實君子也少當平世則務工制義以力求肖於先輩大家取上第為名臣以慰悅王父鳳臺公無忝於厥考明經君升公之嚴訓君固泊然無輕重於其際謂士所當為未止此也顧氏家法子孫大小試後不事他途干謁君嘗以文章受知於提學御史倪公元珙撫軍張公國維直指路公振飛皆當世名鉅咸器重君以遠到期之壬午君升公病歿服未闋乃有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以母在世多難乃一意謝諸生以白初志乙丙間艱阻備嘗未免飢凍已更奉母歸黃埭故鄉則務力田親勞倅自非大病內外巨細事皆身先之暑不張蓋雨雪自持繖徒行百十里以為常更得賢配施碩人與同操作生多男皆訓以農田力學分任以事為諸生者數人聽其浮湛皆不以科名敦迫之既歿葬君升公哀禮適節見虞山家嬰墓誌中母何碩人思城中故居乃為弁兵久踞君多方殫力驅出之奉母氏居焉丙午母弟芳菁舉於鄉越二年而碩人獲歿於故居綿綴時語君曰吾考終斯室惟汝功吾目瞑矣君既葬碩人自以為畢一生事以餘年倘徉古今載籍中殆不知今是何世君固憾君升公之歿與葬為庸醫及地師所誤則務精研內經素問與青烏堪輿諸書其醫藥碩人及改葬君升公皆自為之間行之戚友殊有驗

固不索謝人亦不之謝拒之則怒詬及罵君笑頷而已族指數千百以事來咨成者盡力爲之解紛強一飲不畢也所生子又多孫一以訓子者訓之不延師聽父兄自爲師爲諸生者益多則一任之不復問其進取方俶芳青舉於鄉諸子焯成進士聞報日庶事紛挐君一過爲之經理而酒食燕會絕不一赴子弟知其意不強也君生平不觀優不飲酒不遊山水及嬉戲雜技憺然無所識於吳人之所嗜者盡反其所爲而性獨好書甚於飢渴飲食衆以君升公嚴勉事舉業亦非其好既棄諸生則益酣沈於古今之書其有裨於身心家國天下之務事足備一代之文獻者耳目及輒展轉窮搜之必購得之爲快或書衰重及未版行而隱秘者求之益力得之則狂喜神色飛動或力有所不能得則手自鈔寫窮日夜可盡百十紙夜當不寐寐亦止盡數刻而張鐙披衣往往達旦手不釋卷不停鈔自以爲愉快極雖老至不知也凡鈔閱較讎精審不訛一字稍涉疑義則畫記之畢其辭問晰乃已尤嗜古金石文蠹蝕焚餘亦所珍惜皆能原其所自窮力購之食脫粟衣懸鶉不顧也與之語上下數百年人文政事皆歷歷如掌示能知其是非得失成敗興亡之所在繼之以欷噓太息悲咽不自聊識者咸哀其志與人交當其意雖晨擁篲一日十返踐雨雪獨身數十里而貧行束脩羊不辭勞憊自非然者雖絕世名貴人求一顧不可得吾故知古人有

篤嗜者必有深癖有深癖者必有至性而君更歛削才華良尚闇立於不僨聚訓子
孫歸之實地不汲汲於榮名可尚也已嘗有日者推算君之子命當奇貴君慨然曰
吾生平無大罪過吾子何荼毒至此知感傳以為笑君曰君未讀徐無鬼篇乎九方
歅相馬得而相子綦之子梱也為夫抑知世之所謂祥神人之所謂大不祥者乎行
且令吾子謝諸生以力田訓蒙終焉矣君志行儉朴躬親細務以勞生為素業小大
藏於實用而好書耽嗜漸靡其沈壯之氣幾幾有鴟夷子皮陶士行之風焉顧其子
孫廿餘輩循循退讓無宋公中子之禍君得志亦必不以不與顧命為憾煩太真之
迫促斯所以為君子也矣君生萬歷乙卯今庚申之閏得三百七十甲子嘗自卜壤於
吳縣一都帝字圩更為元配施卜吉於長洲縣中十九都謂字圩各為生壙舉裴晉
公之言曰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吾亦何容心也哉子男六人長執桓次國楳文煥俱
諸生施出執禮執中執圭俱庶出孫十六人人龍蘭韶執桓出從謙國楳出獻臣文
煥出皆諸生餘幼未名鄉居黃埭河濱橋因自稱河濱漁人今子孫家焉予庚申秋
在吳門將還山瀕行始交君予詩文集可四十卷版行未十一君從魏叔子朱臥庵
見予所刻文即手錄之介臥庵通謁旦晨即造予往返十餘里日數過求未刻集
不旬餘盡抄藏弆之喜而歎曰先生是集道德經濟非文章也今盡為予有也矣雖

緻納必捧持胸脣閶以經隸人爲㸔最後以生壙屬予誌君固予文章鮑叔也其何
敢辭銘曰
司空表聖作生壙達焉而弗貞虞山蒙叟爲雲閒道人生壙記蕩焉而弗儆乃若河
濆之漁其臧丈人之釣非釣而賸予鱗鱗陽鱎戢尾大魚有神滅木獨立孰逆其真
其殆以是爲桃源阡陌世其子孫者耶

竇融論上

邱維屏

尉佗竇融當秦漢之交。而擬天下斗絕僻遠之地。不與于戰爭擾攘之禍。天下既定。徐擇所歸。剖符列爵而享王公之奉。蓋自古豪傑審天下之勢而處之。未之嘗有。佗與融用其智力。拱手創為之以要於必成。此特其奴婢偷墮私便之細智。其不至喪地滅宗。殺其身以取笑于天下後世者。亦幸而已矣。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繇任囂。佗之智獨能誅秦所置長吏耳。其地皆非佗所自有也。且夫融父祖世仕河西。遂欲因其地以為遺種。而梁統諸人繇此而推奉之。此皆童子之見足以為笑者。人之愛其祖也。于其子孫固無不愛。子孫之悖而盡反其祖父所為。好事其仇讐。則必其愛者之惡。而遂之又將甚於途人。融之高從祖父世仕河西。固皆漢官也。融嘗仕莽。與漢兵戰敗昆陽。及漢入關。莽復拜為將軍。引兵至新豐。莽敗而降。吾意融撫河西。而不愧赧發汗。已足為怪。況五郡豪傑。不且有旁觀竊憤而生其心者。此蓋融所以危也。且夫絕境而自守。則其外嘗有窺伺之患。而其內且有肘腋之虞。故其所直。馬期任仲幸皆庸人。遂各畔而自去。苟非然者。因張掖武威二郡之地。分河西之半。以與融角力而逞挾。融方遷延觀望。優游于羣議。彼則聲其罪。而與五郡之人共誅而共棄之。則融雖百口亦無以自解。而融所守固已奪已。劉表劉璋擁有荊益而不發一

辛以與天下爭。故不能閉境以拒敵。盧水羅仇家世忠孝。未忍負主。至于見殺。沮渠蒙遜因其會葬者萬餘人。哭而結之。遂分涼土。而涼亦漸以賊滅。今佗與融。晏然冀所以自全。而不知其喪滅者。特伏而未發。天下之人。遂以為其計之果得也。亦為已過矣。且夫兵至苦危。非人所擇而樂用也。思全其有以保首領。則雖危而可以救死。譬有藝。故能獲其食。虎豹日噬人。然後得安處其穴而長其子。如佗之時。不能用秦徒民。席捲而出湘黔道。庸雖直入武關。以與亡秦之師會。此固已知其困循苟且。事皆出於辛成。而其中實無有矣。向使項羽入烏江亭長之言。欲王江東。而據全楚之南以拒漢。彼其番禺蓋有不足取者。而佗之死其無足以自葬。吾觀吳芮以一番陽令也以女妻羣盜。而率百越從諸侯滅秦。使閩越東海。皆以秦廢君長佐漢入關擊項籍身與天下之大功。而稱王於數世。繇此言之。則彼趙佗者。雖謂為奴才。不為過也。

竇融論下

夫竇融坐而自守。隱然有張天錫呂隆之禍。伏而不及察。若其禍發而身滅。又未嘗有翟義之節。足以不愧其先而垂名于後世。獨河西自武帝始開。以斷匈奴之右臂。其地殷富兵精。足為割據之資。彼其匈奴單于。常思復其先世之故土。而封何隗囂盧芳。莫不有兼并之心。則融之所守其為力蓋百倍於尉佗何者。南海桂林象郡。特

秦以謫徙民之域而已。以中原視之。如贅疣之不足為輕重。吾故曰。竇融之才。其勝于尉佗者。已不止數倍。非夫齷齪不足數者。藉口而易為也。尉佗所據可以乘天下虎爭擾攘。無暇以及我。而因循以保中國之所棄。使融才不足以撫雄傑而解羌胡。則雖欲帶河為固。而亦有所不能。蓋嘗論天下守禦攻擊之計。有必不可以持一而獨勝。而佗與融獨為其守者。尉佗之時。天下之勢在于中原。而江南揚越之區。其財賦皮革匏木之屬。犀象璣珠瑇瑁銀銅果布之利。未之盡興。長江巨嶺。險猶未闢。為人所不習出。故英雄之起。不肯出死力以犯天下之難。而爭人所不必欲。是以項籍棄其地而不王。尉佗乘其間而可以長守。然英雄之士。苟得其地而知所以用之。則亦未始不足以攻取而勝戰。吳夫差與晉人爭長於黃池。越王無彊西伐楚。北伐齊。而與中國爭強。項羽起會稽。與八千人渡江。破虎狼之秦。制天下而稱霸王。李陵以丹陽五千人。殺匈奴之眾且數萬。劉裕出建康之守。以北破燕。西入秦。陳霸先糾始興豪傑。而侯景以北來驍將為之敗死。其劉繇之有曲阿。王郎之有會稽。華歆之有豫章。自唐末五代之亂。越州劉漢宏。洪州鍾匡時。撫州危全諷。虔州譚播。潭州鄧處訥。桂州劉仕政。廣州馬琚。福州范暉。則皆破降走死相隨而待盡。此無他。吳郭山越之矣。天下素以為柔脆不足寇。乘其不意。出吾強以擊之。雖堅悍如匈奴可以摧之

而立破而後世仕宦商賈已爽習江嶺之險是其財産貨集居天下之什九則易固其柔脆而慴伏之此固不容以不爭是故事出吳尚之計常操其勝而不敗苟爲尉佗之策非幸其時其地不爲夫人之所覬則其破滅有不待再計者矣然當融之世河西固不僅與江南比此吾所以獨爲融惜也

别駕楊公傳

公諱燧字心緯姓楊氏世爲甯都城南人代以文學政績著家世詳竹山公傳中公幼輒敏穎下筆如泉之傾注不可禦年十二學使者奇賞之拔置第一補郡學弟子員嗣是每試與二兄煥珽並冠郡縣學時雙江有楊氏兄弟之譽煥即竹山公也天啟壬戌用登極恩選貢成均縣學則公從子文彬其同選者皆當時聞人清江楊文正公廷麟相知最深公潛心義理之學築精舍於南郊日與賓友飲酒談論過忠孝節烈之事輒慷慨歌呼不能自禁崇禎壬午除授雲南臨安通判以病辭是時四方盜賊蜂起兩京淪陷公撫膺飲泣不欲有生乙酉秋文正公以相國督師入贛過甯都欲公偕行公曰燧年巳六十餘衰疾侵尋不能效馳驅冀邀君父之靈得與相國重握手道故幸也苟其不然則一死以謝知己畢生平之事貪生以辱身吾不爲也文正公壯之執公手曰今日正需招致豪傑相與佐理君即不能豈無才子姪

可共事者乎。公乃薦其從姪文琦遂趨投兵部王事。同守贛城。丙戌。城將陷。文正謂文琦曰。事急矣。毋從我死。文琦曰。與相國同心戮力。久置此身於度外。豈今日見危遂靦顏以逃乎。竟同死贛城。時公避亂山中。聞贛城陷。文琦與相國殉義。痛哭無時。披髮佯狂。或再日不食。己丑冬。挈家歸城。庚寅邑城破。公謂家人曰。吾得見相國於地下。無愧。遂冠帶自經死。三日後。兵入。掠。見容貌如生。咸歎異之。南昌彭士望更為詩輓公。讀者至感泣。嗟夫。公一介書生。未嘗膺高爵厚祿。即不屈其志。入山蹈海。為世外逸民。未嘗不可以自成其高。而必舍生取義。視死如歸。誠以君臣之義無所逃。素心要結之言不敢負。而豈問於已仕未仕哉。公之志為不可及矣。

竹山縣令楊公傳

公諱煥。字漢章。姓楊氏。甯都人。父宗邑。廩生。贈文林郎竹山知縣。祖應元。選貢。福建福甯州海防同知。曾祖澄。鄉貢。廣東博羅縣教諭。世以文學著稱。公少負才名。試輒冠其曹。由廩生中萬厯己酉副榜。天啟丁卯鄉貢。廷試第一。選授湖廣竹山縣知縣。縣苦關稅繁重。公條奏。遂革除之。商賈以通。山勢四面如城。古所云方城是也。頻罹水患。公率父老審視周諮而疏浚之。更造孔陽橋。築上庸隄。民自是免昏溺之慘。時流寇竊發。屢動王師。縣當川陜要衝。軍需旁午。公念民不死于兵。先死于役。乃酌

貧富定遠近疎數之制。而民困以蘇。前徵收多假手胥役。肆為科斂侵蝕射影糧戶至破家蕩產。公首覈田畝糧毋隱匿酌緩急立期限。畀令親輸。而逋負以清。俗好訐訟。公以寬仁化之。嘗曰五刑之用。原以警惡非任吾喜怒也。任內議大辟者絕無。徒流不過數人而已。均州饑民散走至竹山。僚屬慮其生變議逐之。公不忍。設法賑錢米。蒙全活者數千人。卒安貼無事。鄖西土寇踞城上官委公招撫。公出其不意。入鄖西城賊疑有兵繼後。遑據遁去。會均州駐防軍利民從賊聲言必屠之。城中士民將棄城走。公治牛酒犒于境外。言境內皆良民。帥不悅。公以厲言拒之。兵不敢入。及公還。老幼擁馬前拜且泣曰。非公。我輩無噍類矣。公以事至他縣。出百里外。裹糧自隨僅脫粟餅。或上官要人過。亦不能飾廚傳以悅其意。妻兄弟某受他人囑。冀因議白金三百兩。公曰。吾豈能以私情廢公議乎。妻兄弟拂然而去。竹山為流寇窺伺。宣言欲圍營于此。公預修城樓。守關隘。訓練驍勇。與民効死。城賴以全。遂興學校。建塔補文峯。時與諸生問難經義。士風丕變。適上官以兵餉欲科于額外。公忽忽不樂。解組辭歸。榜于庭。有舉心動念一一堪對人言之句。噫。若公者庶幾不負所學者矣。世俗專重進士。以舉貢為不及。不知才與德由于性。成於學。非以進士舉貢為軒輊也。無怪吏職之不稱。古治之不可復。吾故于公而考其所建立。夫豈不在于人哉。公子之

文遇，邑庠生。文達，歲貢。孫國英，歲貢。

文學曾麗天墓誌銘

曾麗天二孤尚僑、尚俊，將以歲之戊午十月十有七日，葬其父。遂述其大略，以來丏予書其封墓之石。蓋余為其通家之屬者三世矣。見歷其少長，其志氣之軒然自出，欲亟發其先聲之樹立于當世者。今猶若其不亡也。予既傷麗天殁身之蚤，而見二子雖幼孤，能舉其父之生平。必得文以舉其葬。遂亦不辭以不文而誌之。麗天者，其字也。名傳炤，于兄弟行居最季。以崇禎己卯歲二月二十三日生于皇考少司馬公之官舍。生五歲，公官轉還至兵科都給事。而公獨愛其穎秀，每抱置客座，諸貴人客雜至，言步天六壬遁甲之術，舉其要語使之誦，即應口成。公客皆詫異之。明年，公歸里。又三年，公卒。而公之最少子，哭公而死者三矣。公始歸，復起任兵柄，既解而病卒。兵亂四萃，麗天走避亂，遂為賊所得。麗天于是九歲，紿其賊曰：某所地有金。賊信之，往取金。而麗天遂自脫去，所居亟易堂。先後得從咸齋、勺庭兩先生遊，稍長為文字。咸齋必曰：曰此儁才也。十七歲，始為縣諸生，日有名。然麗天志意顧灑灑然，望先司馬而企而及之矣。麗天酒酣，輒又自工字畫，其詩歌古文辭，每就正易堂諸先生。麗天尚氣誼，不肯自鄙俗，與曾尚士為文字交。尚士死，痛哭不遠止，居數月，若有所失。

國學扶輪社印

擇師使尚士二子與尚僑尚俊同學。擇配配二子。視二子如巳二子。縣豪奴醆訟縉紳士負其金多。縉紳士幾不得直。麗天作書父執李宗伯論列之。奴聞大懼。陰賂麗天金。麗天曰。吾顧肯受此耶。竟卻之。縉紳士乃得直。麗天詩古文益遠出。郡司理周君見尤愛之。引為同調。然麗天志獨在科舉。欲執其文以復取先人之名第者數矣。麗天年三十八。更直鄉試。其闈卷既得雋。卒以額罷去。麗天乃遂憤其抑鬱悲慨之情乃多見之詩篇。亦用以豪達自放焉。是時周司理已為府太原。遺書招致麗天。麗天亦欲改而就國子監試。行及徐州。病作遂死。是為庚戌歲九月十有五日。明年喪始歸于縣。麗天娶婦湯氏。兵尚書湯公來賀之叔女。為其二孤言麗天之略如此。婦生二子尚僑尚俊。尚僑生允誠。麗天之葬墓。在縣安福鄉小湖村之高坡地。肖仙人側掌形。首辛而趾乙。嗟夫麗天。其志氣猶不亡矣。而即葬於此。又孰謂荒遐之夫。得以其文葵之哉。

介之推論

李騰蛟

帝王之興。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也哉。故凡端人正士。于開國承家之際。必不舍人言天而啟人主以驕恣之漸也。昔晉文公出亡。險阻艱難。未嘗不備。而卒復其國者。不可謂非從者之功。乃介推以祿之弗及。遂曰二三子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夫以己不得祿之故。而欲二三子皆不蒙賞。豈人情乎。文公之過鄭也。鄭文公不禮焉。叔詹曰。天之所啟。又曰。有三士足以上人。子玉請殺文公。楚子曰。天將興之。又曰。其從者忠而能力。固未嘗專言天也。乃推一則曰天。再則曰天。蓋既憾夫君之不予吾祿。而遷怒于二三子之不吾請。遂發憤而為此言耳。使其君聞而信之。則從亡之功沒。而狐趙頡犨輩。皆將如後世功臣之不可以自保。而人主之援天自神。輕信符命者。又未必非此語階之厲也。文公之至河也。令曰。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者捐之。舅犯聞而夜哭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有功者也。而君後之。由此觀之。公豈能不負狐趙哉。而益以之推貪功之說。其一言足以殺狐趙而有餘矣。甚矣。推之貪憤失言。而不顧貽天下後世之大害也。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介子不得祿而怨。卒以自焚其身。非以賄之故耶。後世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其于人臣一無所與。而負定策之勳。推即位之賞。靦然受

之而毫不知媿。此真貪天之功者也。

荀息論

人知殺申生者驪姬也。而不知其由于荀息。殺奚齊卓子者里克也。而不知其亦由于荀息。曷言之。荀息里克。皆晉之大臣也。而息尤獻公所倚任者。當公之出公子于曲沃也。使之伐東山皋落氏。里克既極言其不可。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克不對而退。則克固無負于太子矣。且士蒍。小臣也。猶惓惓以固宗子為言。而晉諸臣亦無不與太子者。使息此時申明大義以告。一言之不已。則再。再言之不已。則三。公見中外之不吾與也。必不冒昧而行廢立。而姬亦將漸消其邪謀。又何姬與二五之足患哉。乃息朝夕侍君。默至廢立之際。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足以動其心而關其口。此士蒍之所以不敢有後言。而里克亦因之以中止。姬遂得與中大夫成其謀矣。申生將安所逃死乎。故曰申生之死。荀息殺之也。息固傅奚齊者。且立為何以又曰殺齊。不知傅者傅之德義。保者保其身體。為人保傅者。必當為之計久遠。當獻公卒。息不從其亂命。而與里丕之徒同立文公。文公立。按姬與二五之罪。而誅之以中國法。則三公子之徒。其怨洩矣。又何亂之敢生。且文公德息之不立齊卓而立己也。未必遽加害于齊卓。而齊卓或反可以得全。乃計不出此。而使其死于里克之

手。息雖百死。又何益哉。故曰息殺之也。張華之附賈氏。與荀息之鄙驪姬。無以異。而姬之譖殺申生。更毒于賈之殺愍懷太子。乃後世謂華逆而息忠者。殆以其能死也。不知荀息之死。乃匹夫匹婦。計無復之。不得不出此以塞責耳。豈真能成仁取義哉。然則春秋又何以書及乎。夫春秋記事之書也。前此嘗書及矣。及孔父。則書孔父。及仇牧則書仇牧。今及荀息。則亦自書荀息。雖不失其官。亦未必概為春秋之所賢也。晉里克弒其君。則為賊矣。迨晉殺克。則又書官。豈一人之身。生則賊而死則賢乎。愚謂善讀春秋者。不必盡執其例。

留侯招四皓辨

史謂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多諫。留侯張良杜門不出。呂后使建成侯澤劫良。良乃進招致四皓之計。嗚呼。此豈良之為乎。使良為此。適以危太子耳。烏能安太子哉。夫帝之欲易太子。不過謂太子仁柔。非有罪也。良為帷幄大臣。無術以全太子。而乃為此迂疏無益之謀。以僥倖于萬一。此在當日叔孫通輩之所不為者。而謂良為之乎。人主處尊位。雖父子之間。不能不生嫌忌。帝欲廢太子。太子無罪。故雖欲廢而無辭。今乃招延賓客。跡類于植黨者之所為。則帝之廢太子為有詞矣。如史之所云。適足以犯帝之怒。而速太子之廢耳。又何安太子之有。良固善畫策者。必不為此迂疏無益

之謀也。且使此策果足以安太子。則良宜早進之于后。而乃待呂澤之劫而强要之而後從乎。然則太子卒得以不易者。其誰為之乎。曰良為之也。黥布反。帝病。欲使太子將。呂后泣言于帝。帝遂自行。則帝之于后。未嘗不曲徇之矣。雖云其計出于四皓。而良與二三大臣。遂不見及此耶。良説帝令太子監國。帝從之。且今良傅太子。此豈有意必易太子者哉。光武之易太子也。以先廢郭后。故得援立子以貴之說。若呂后者。非帝所得而廢也。不能廢后。則必不能易太子。良知之。故不言。且乘間為太子言。此固大臣之用心。而其智見于幾先者。何謂其紛紛召外人乎。史乃不直歸功于良。而謂良本招此四人。豈不誣哉。況四人者。史既云其義不為漢臣。今乃以幣帛之故而從太子。則其望不足取重于天下。良雖得而致之。亦無與太子之甚也矣。溫公之編通鑑也。不載留侯招致四皓之事。而胡氏考異極辨其誣。余因得而論之。使讀史者不為馬遷好奇炫異之說所欺也。

魏氏三子文集序

林時益

魏氏三子者。甯都魏天民徵君之子。長曰際瑞。字善伯。是爲伯子。次曰禧。字冰叔。曰禮。字和公。是爲叔子季子。三子平日以父爲師。而兄弟相爲朋友。其四方及鄉里之賢者。三子莫不折節請交其益。或講求天下古今之故。或窮聖賢之禮義。或款論詩賦文章。皆欲究得其所以然者。于是而各有所著。伯子季子閱歷十二國。所經恒數萬里。其于世務人情。多所諳識。而叔季二子所交奇偉蘊抱之士。則視伯子爲至多。天下遂謂之甯都三魏。而或比之眉山三蘇氏。則非三子之意也。三子嘗曰。人各自成其我。雖兄弟至親。不期相類。何事高擬以辱古人。然則三子之各具其本末者。亦可見矣。今簡其所作。欲出而與天下相正。爰付梓人以代鈔錄。蓋不特其文。即其人亦于是乎似之。余于三子爲易堂友。而齒則兄行也。敘其始末。無溢美焉。其曰世傑字興士者。是爲伯子之子。世傚字昭士。世儼字敬士者。是謂季子之子。又本叔伯父兄以爲師。于是亦附其文于編末云。

歷代文約序

彭任

山居課兒孫，因及古人之文，論其世盛衰之大略。兒曹請簡擇其尤者而鈔之，名曰文約，序之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經即史，史即經也。後世之所謂經史，道其所道，事其所事，是以不為道與事分，而經史亦遂已裁然分而為二，已其與子集竝四，自唐庫書目始。先秦西漢，其文可謂盛矣，而傑出者董賈馬班劉揚之徒，其文以英偉之氣，直言其所欲言，而議論昌明，無頗雜支離，故其辭達而意暢，所以二千餘年為不可及。東京以降，固無可論矣。至唐元和韓愈氏，因文以求道，而李翱柳宗元並繼相與振起，而文章始復于古。迄宋初柳開欲為古文，至明道慶歷間，尹洙兄弟穆修二程子歐曾倡之，而道德文章之盛，至建炎慶元而不衰，以及明興之初，劉宋王方猶有存其遺風焉。至于今二三百餘年，其間興敗盛衰不一，而或者乃曰：文章與時代為升降，至于今，文日趨而靡也，由于宋季之末，風俗卑萎，為老生學究之習。嗚呼！此豈可謂為智者之言哉？夫苟舍唐宋而反求于秦漢之上，以此為嗜古修辭，雖僅能成其貌似，而全失其真，不知天下豈有外理而可為遠者乎？豈有無法而可行遠者乎？唐荊川之言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為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為法，而其為法

也嚴而不可犯吾嘗謂文以理為主以氣為輔而神意行乎其間辭足以自達而已後之人師其法不襲其辭而文章之道思過半矣若夫博學深思窮理研幾得其神與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以不為治存不為亂亡豈世運之所可得而限耶或曰孔子之教博文約禮今子于文亦約無乃太簡乎曰孔子不有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以約失之者鮮矣孟氏亦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彭賓傳

彭賓字名柯余族之諸父行也狀貌古樸如愚生平少喜愠色對人終日非問不答祖志尹厄于場屋嘗三副鄉元而卒困窮以至于死父凡力學亦並不見于當時以此遂絕意不令賓就學故平生未嘗從師受書未嘗應童子試家多藏書私竊學焉然賓實過人好學通五經博覽群書一遍成誦不遺一字如洪武正韻篆字彙小註亦能誦其八九邑貴胄子弟各執一經問業皆自析義滿懷而止為文章極簡潔秀逸雖小品題其轉運結構游戲滑稽處無一不從于長韓歐中來以自成其為古人之文詩自漢魏至唐宋皆得其意而未嘗專學家貧拙于治生年三十未娶親友缺賓釀贈始得贅潢溪龍古村廖氏外舅予磽田五十畝因學稼有學稼詩歲儉賦煩不免凍餒稍教授童子取精自給不足則結網罟為業有為罟詩數值奇窮夏無帷

國學扶輪社印

冬無絮與妻子常呻吟徹夜各有詩一帙著十年既感不能再覩有赤腳詩其處境人所不堪亦不以告人卒怡然自安不妄忮求其狀貌偉軀强項長准方頤坐立挺特如山類可壽考者而竟以寒饑終年五十四論者悼之

書啞孝子傳後

言出于口行出于身動作見于四肢而皆由乎心者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邵堯夫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而盡之于心故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明神得而知之矣崔孝子口啞身攣廢其言動而于其父母養生送死無缺于禮至于當為之事視其力之可為而不遺顧其行出于身者似乎廢言動之孝子獨得其全也王汲公為之傳其亦見邵子尚行之意者乎嗚呼其將以慨能言能行者乎其將甚慨夫衣書之儒而自言道德孝弟者乎是可傳也

荊軻論

曾燦

世之論荊軻者。以為刺而不中。天也。其謀失于輕刺秦王以亡燕。不待客而使秦舞陽副。吾以為不足咎軻也。軻之咎。在聽太子丹劫秦王反侵地之計。嗚呼。始皇何人。而丹與軻顧欲以齊桓公之所為望之耶。其亦愚矣。今夫以匹夫劫千乘之主。既去而守信不變。此古今之所無也。桓公欲藉是求天下之諸侯。非管仲猶且悔之。而以此望之始皇李斯之徒乎。且秦之已事。亦可見矣。張儀說楚懷王北絕齊交。賂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實云六里。不云六百里。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趙璧。璧至。終不與地。夫與人要結交好。許地于親愛之之時。不旋踵而背之。若遺蹟之不足託。今乃欲劫秦王于上殿危迫之頃。而收地于雍容返國之後。雖三尺童子。有以知其必不可者。使軻不聽丹計。當圖窮匕首見時。不把袖生劫王。而急手以揕其喉。出濡縷之血。則秦王立死。秦皇死而李斯趙高之屬。各為朋黨以起釁于內。太子丹合六國之餘燼以攻其外。秦之為秦。未可知也。吳諸樊門于巢。巢牛臣隱牆而射之。曰是君也。死。鑲其少安。始皇死。扶蘇立。則其仁不足以夷滅諸侯。胡亥爭則亂。爭而得立。則一豎子耳。荒淫之不暇。而何暇遠略。嗚呼。軻之計誠出于此。雖無客亦足成事。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光武輕騎按行銅馬。而察卒以此服。後世效郭令公以見執

者比比也。夫欲謀大事。不能知敵之為人以定其計。而妄布古人之所為。其亦殆矣。

卓茂律禮論

古者先王懼人情之或變而立之法也。吏貪則罰。民奸則刑。不于其大而略其小。不于其重而忽其輕。適以入吾法者罪之。是故吏安于上。民服于下。偱偱翼翼以求避夫法律之所禁。後世恐其嚴而樂其寬而通之以其情。遂使老姦大猾坐守其失。至於遷延滋蔓而不可救。昔卓茂為密令。民以受遺訴其亭長。茂曰。是禮也。以通情者也。不罪民。不罪吏。而冀以感其意。此其意不可謂不善。今夫民而以受遺告也。或者其吏之平日。將有貪婪欲求于其下者乎。吾以為奸民之欲逞其志也。必先自阿諛脅媚以曲奉其長。懼其令之燭其奸。而又預為之辭以掩其罪。使令聽吾言。必加罪于吏。吏它日有白于其令也。必以是為譽民之口也。而不信。此其巧賊陰猾。固常欲泥夫先王之大法。而使之不能以必行。雖然。吏苟無所受于民也。則其民猶將有畏于其吏。今亭長無故而受之。而令復以為其情也。則天下法之所不得行者。而禮得而行之。天下其誰不以為情。且夫情者。聖人所能禁。而大賢以下所不能也。有道第五倫千里馬者。雖不受。當選舉。終身不能忘其人。吾誠不知茂謂亭長于倫為何如。然使民以禮遺。而吏復以禮受。則他日苟有訟其人于吏者。方欲究之以法。而又不得

不有所依違于其閒以酬其平日餽問之勞彼民幸其吏方且轉相倣法以快其私而終不能執法以相懲然則吏民同罪矣吾又以為不可彼其民之作奸犯科如此也情法所不赦不待智者而知之而亭長冒冒然受織悉之遺以犯大律之所禁雖其法不可贖而其情則不至于大惡則姑從而寬之曰吾以觀汝之能自新與否使其吏不至于大縱而吾處夫吾情者吾未嘗執天下人使之相隨而入于殺也此則法之所得為也

上萬年伯書

賊寇所以根伏者由于郡縣所以猝發者由于郡縣今日所以靖亂防變亦必由于郡縣其請得言之貪吏奸胥漁民自利小民喪一生矣貪富畏貴殺人以媚人小民又喪一生矣小民不知有生之樂而內持必死之心外行偷生之事則種種犯法亡命之難造矣此所謂根伏于郡縣者也庸才涖政惟耽安飽且太平數百年不見兵革儒生俗吏無敢于用兵之膽與能用兵之才撫馭鮮素民皆非兵積怨已深民盡是賊所以寇至城下不外降則內潰也閒有才畧自負思立功名于時而朝廷文法嚴苛上司督責煩屑于是又以畏朝廷之心轉畏上司以畏上司之心轉畏縉紳建一議阻撓而不行舉一事遲滯而不達臨軍倉卒束手莫支此所謂猝發于郡縣者

也。蓋賊寇之始發。不過十人百人。因事搆亂而已。浸假攻一縣。黨千人矣。陷一郡。黨萬人矣。倘使縣令得人。又得盡其所欲為。則此百人者無能為也。郡之安。安于泰山矣。郡守得人。又得盡其所欲為。則此千人者無能為也。省會京師之安。安于泰山矣。執事以天下治亂為心。區區方隅。不足指數。然贛南者根本之地也。兵非不多。而疲于私鬪。餉非不足。而沒于官胥。悍寇叵測。豪民貪禍。所謂根伏者。已見于今。蹶發者將起于後。使有賢有力者于此。則勢可立治。念此盜賊。誰非良民。彼煢獨之民。平日逼于豪勢。莫可誰何。迄今大亂洊作。出爾反爾。有勢既不能助抑豪勢以謝亂民。又不能制馭亂民以全豪勢。則有坐視其犯上作亂。付之無可如何而已。雖然慎選郡縣之說。人能言之。或不能行。或銳意行之。而往往不得其人者。則又有故。用人之道。其難數端。以名望用。則偽倖者進。以言語用。則浮夸者進。以故暱用。則疏遠者不得進。以資格用。則貧賤者不得進。是必以求賢若渴之心。明示遠近。吐哺握髮。以延接之。無或有想望顏色不得見者。多方招徠天下之士。無或有無援不得至者。平好惡。捐恩仇。無或有不得在祿位、有功能而屢淹者。聞善如流。無或有陳讜言、建奇論棄置不省問者。綜核名實。試可而後用。無或虛舉浮言倖取官司者。則請以所聞所見之人。隸之幕府。授以事宜。觀其才能。接以朝夕。觀其心術。接以議論。觀其學問。夫人生

平可知矣然後量其才之大小授以執事干城腹心碁布郡縣畫之一定課最之法假以便宜行事之權則我之使之如慈父使子彼之應我如臂指應心各訓其兵各搢其餉以禦侮戢亂我無内顧之憂而遂得一心畢力以謀大事此所謂進可取退亦不失吾守者是已

宋論

冷士嵋

宋太祖親覩唐末五季。強臣悍將篡逆奪弑之禍。思痛革其弊。以懲懃歟。語釋去諸將兵權。善矣。不釋必有唐末五季之禍。獨恨其用之之太早耳。然則當以何時用。待全蜀既定。江南已平。而後用之也耶。曰猶未也。夫環視天下。其立國之強。士馬之壯。戰壘之逼。不在江南全蜀。而在肘腋肩臂之契丹定難。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此太祖言也。何太祖明於料唐。而不明於料契丹定難耶。夫契丹之割據幽薊。逼近中原。而定難之保有銀夏。為患西陲。不待智者而知其非中國之利。使當日者。太祖初并列國。奄有中土。老成宿將。久戰知兵。而於是時養精畜銳。簡練士卒。親率大軍。西征北討。梟其渠率。掃其積聚。必能混一區宇。底定函夏。待蕩平之後。乃行此謀。此萬世計也。豈不善哉。胡乃勇於革弊。不俟中原廓清。區宇混一。輒行收奪。既任文臣。罷黜宿將。以致養禍將來。貽患後世。雖云待滿五十萬。贖此一方。當其時。豈乏此五十萬。而必待內設封樁耶。其不汲汲也可知。太宗繼之。因仍襲故。又恬不為慮。雖二次用兵。皆非量敵慮勝審謀周算之舉。一則因滅漢之餘。將驕兵惰。蔑視其敵。而彼則老成持重。以逸待勞。是所謂彼懼我驕。彼奮我怠。操之所以以八十萬而挫之所以以百二十萬而走者也。一則輕信賀令圖父子之妄謀。不關中書。不察虛的。率爾

興師。又不親臨行陣。遣次而委曹彬。彬復探進易退。動遵節制。以及於敗。自是以後遂諱言用兵。至於繼遷兄弟。不乘其微小。亟早圖之。乃賜姓割地。屢被欺紿。叛服不常。墮其術中。久而浸強。遂一意羈縻。不復思戰。所謂萌蘖不剪。遂尋斧柯。不數十年而我之老宿喪亡。積衰成習。敵之根深蒂固。蓄結益厚。二寇交搆。互相為難。左牽右掣。勢難兼圖。而議幣議和。幸以偷安。卒難再振。以迄於亡。悲夫。此宋之失。不失於徽欽端昺。而失於太祖太宗。不沒於金元之迭興。而沒於遼夏之未除。不亡於積衰之不振。而亡於矯弊之過偏。且又不亡於矯弊之過偏。而正亡於釋權之太早也。可以論宋矣。

酸心雜集敘

余客吳門。偶於同舍生篋中。得所謂酸心雜集者。讀之而喜。喜而悲。遂卒業。書無著述姓氏。無倫次類例。多載前明季遺事及雜詩文等篇。問其所自。曰得之一埜樵氏者。足下果悅之。盍序諸。余乃手書歔欷。喟然而歎。且言曰。嗚呼。此古采薇麥秀之遺響也。當在前明烈皇帝時。玄華板蕩之日。公卿大夫之枋事。及羣工庶僚之在百執事者。一皆屬邪佞媢。懷祿市寵。營私朋比自利之人。日惟分樹黨幟。用門戶相齮齕。國家疆埸宗社牧圉之事。置之若秦越人之視肥瘠。朝廷復自矜小察。而煬蔽於庸[illegible]。

由是宴安熄毒。養其癰而不知。幸而有輸納忠款。逆鱗敢諫之士。輒又嚴刑斥抑之。使不獲伸其一言。吁嗟乎。侵尋陵遲。以迄於土崩糜沸而不可救遏。此明之所以遽亡也。以今觀是書。皆遺聞軼事。多所未見。特酸楚動聽。不堪多讀。吾意當日之成此書者。豈當國未亡時。事猶可為。而忠君愛國之心。日冀其言之一聽。而說之一信。至於終不可回。而隱憂沈痛。無所籲控。乃不得已而筆之。以存其志者耶。抑於國破家亡之後。而江山離黍。萬感增懷。猶纏綿繾綣之不已。而於此三致意耶。將極痛其身之遭家禍難。顛播流離。追惟往事。愴悢無聊。以自寫其鬱伊者耶。舉莫可問。然要之總不外憂愁幽思。而不平牢騷。感憤者近是。或曰。若是則子之序之。固當與桑海遺錄草莽私乘。西臺哭記。冬青引等書。共存不朽。他日金匱石室之求。史官文獻之訪采。均於是乎在。然獨奈其無姓氏。無倫次類例。不能不雜亂而無章。是為可深痛惜耳。余曰。非然。昔屈大夫之作離騷。何嘗有倫次類例耶。而百千年下至今日存。蓋其放臣逐子。棄妻怨婦。心煩意亂。悲思憂憤之來。隨時隨事而有言者。且奚暇計其為他日之采取。修次整理。而行天下傳後世也耶。是特在其讀之者之能循其名。通其志。原其心。推其所以為之之義。而不必問其為誰何人誰何氏。俟知者知。而已了然大得其說矣。且余嘗觀古人書。多稱無名氏詩三百篇。知其人者蓋寡。第誦其詩。讀其

書。其意可知。其人從可知矣。又何必區區大羊其歲月。丙甲乙其姓也耶。即次其說歸之生還而去。

遊焦山記

山在南徐之北郭外。立奔濤中。與象山距峙。斷陘斬峽。江出其腹。故謂之海門。吏以其枝江別汪。分流限險。人罕至。咸呼為海門國。又謂之海門島云。漢末有焦先生者辟地其上。丙辰夏五月八日。余與何子雍南宗子子發王子季守由北固放輕舠順流而東。抵絕壁下。乃共相攀磴。傾曲出其重椒。披草萊。尋先生故棲隱處。其地重樾交陰。層呈蔽虧。仰視斷壁。石垂垂欲落。蒼枯翠柏。皆欹生石罅中。遊啗然解衣磅礴其下。時當夏仲。彷彿猶暮春月時。薰風不煩。清氣自至。山中黃鳥復幽鳴寂歷。各倚石藉草。徘徊者移時乃去。余與季守復脫巾杖上。循水瀨。探鶴銘遺跡。石間微瀾激清湍可愛。於是捫蘿更造雙峰。雌登其閣。時落日欲沒。沉浮江上。明霞爛空。波水盡赤。遂望浮玉。澹澹遠水間。小於拳石。迨暮始降。宿松寥閣中。閣之前軒。特阻出江外對江南斷岸。石皆斬立。東去則滄波曠渺。一[illegible][illegible]際。遂岑隱隱。當是圌雩數峰。倚欄憑几。則風帆往來。出於筆墨之前。江流潺湲。漱於枕榻之下。煙雲昏旦。頃刻萬殊。遂留閣中七日。而余四人者。吟游寢處。飽飫其間。曾不知為遊盛之一宿也。由是飯蔬

飲水甘於膏腴。余以為是皆山水之助。宗子曰。茲游也。良愜。顧不可以無詩。於是乎皆詩。又曰。更不可以無記。於是乃記焉。

辛氏園記

黃鶴山下。多林木巖石。兩谿盤回。清泉出其間。好事者規以為園。池亭館榭花石竹樹果卉皆具。歲己未。余來讀書其間。卒歲將歸。有老人者進而請曰。子之館斯也且一歲。知斯園之本末乎。蓋園創自某氏。迄今不四十年。而為主者六。初莫不鳩工庀事。塗澤鏤。若不拔計。然不數載。即轉售他人。其最後為一達姓者。有增飾都煥。每造日。車馬賓客僕隸錯林木。喧闐雜沓。馬嘶。左右居人辟易。咸驚走避匿巖谷間。不敢出。吁。曾幾何時。而復更今氏。然園雖更。余以守者得不易。嗟乎。以余之視六姓。豈不猶過客逆旅之一宿。而六姓之視茲園。非傳舍已乎。雖然。余老矣。比及見者。余聞之。蓋東有感於其間。以為天下物何常之有。昔郭汾陽以再造勳。一時甲第亭榭樓臺傾海內。沒未幾。元和間。宅遂已為寺。李衛公營平泉。購天下奇木怪石。充牣其中。至誡其子孫曰。吾沒後。以一石一木與人者。非佳子弟。詎不數傳而已非故物。史稱衛公卓犖有大節。不飲酒。無聲色娛。其雄略壯志。固一代偉人。豈盈虛消息之理。尚有所未達。而身後之物。猶戀戀耶。抑富貴驕侈之佚欲。不獨鄙夫庸子。雖既守一毛者惜

憤。即英豪雄傑。跅弛不羈之人。亦往往惑溺不免。若齊景公之登牛山。魏武之望西陵者皆是。悲夫。從來盛衰興廢更遞變遷新故之理。固不如是。則是即園且不足恃。而又奚有於其主。老人曰。雖然。抑更有說焉。吾見前六姓者之於斯。終歲扃鑰。不一二至。今吾子處此。行吟嘯歌。琴尊文友。盤游傲睨休偃於其間。是六姓者之所有。固不如吾之能久。而吾以四十年之老於斯。又不如吾子一歲間之有得也。吾觀老人之言。大有類乎達者。吁嗟乎。茲園者何足道。而其變遷更革盛衰興廢之故。已足感人若是。若余夙所遭。歷幾何時。而滄桑陵谷。至有不可問者。當又何如耶。老人者。固余之雍門周也。因記之。

陳充菴先生傳

先生。京口人。少聰穎。有奇志。讀書求大意。雅不喜章句學。弱冠。補博士弟子。家貧。爲里塾師。及壯。屢躓於時。因喟然曰。余豈爲一第戹哉。乃盡斥其少時業。一意爲古文歌詩。未幾。秦隴間盜起。廷論悉泄泄。莫以爲亟。先生聞之。舉酒酣。於衆中。輒奮袂扼腕。投箸而起。謂人曰。自神宗來。國家晏安久。朝政闒茸廢弛。求於制科。又不能收雄才壯畧之士。使庸駑成名。而頑頓巽諂之徒。充塞當路。大臣復煬蔽其上。分門植黨。交搆殆無虛日。今揭竿麻起。羣盜滿山。猶因循玩愒。茫無碩畫。是養亂滋禍。天下事

將不如其所終。一時人咸愕眙相顧。而先生自若也。既而曰。大丈夫立功建業。此其時哉。余安能復從事雕蟲。俾寂寂老牖下。因去而更日揣摩經濟有用之學。凡天文地志韜鈐兵食邊籌治亂。以及風角占驗諸書。莫不攻微究變。迨中原鼎沸。江之左患之。先生曰。余夜占乾象。天意有在。殆不可追。以近地論。斗牛間多祲氣。當在淮揚分。然揚為甚。其不免乎。先是。有輔臣負重望。荷推轂者。皆以為必殄寇。先生曰。無庸也。行且寇必滋熾。已而悉然。又嘗策其郡之郭不任兵。西一山高而臨。攻則敵必得志於斯。倘城之而犄角。可百世利也。圖而上之。兵守者。守不之善。後卒如所慮。及兵逼江之北。隔塹相望。民惶甚。不自意保其進而卜先生門者。蓋踵相接也。先生曰。幸無慮。非謂其不來。第無傷耳。迨亦驗。時自監司郡守以下。莫不隆禮賓師之。然從未聞一干以私。先後尚書管公紹甯都御史張公國維張公伯鯨聘爲皆不應。吁。先生雖不用。而其所論議謀謨。隱憂先識。皆一時之所不能及。使當日秉國成膺寄命者。皆能如先生憂時料事。預為之防。亟為之慮。則明之天下。綢繆消殄。豈復有甲申之事哉。先生莊而嚴。厚重朴質。不苟言笑。冬月必著扇於手。以其拘也。人咸目為夫子夫子云。性尤嗜博考。其所手鈔錄讐校異書秘籍幾千卷。一日災其樓。盡焉。先生曰。豈天實厄余耶。自是遂無志於世云。時已年七十。乃日下簾為君平業。約得錢百文。

即撤而歸。蓋不謀其羨也。一日。忽無病卒。年八十三。一子幼嵋。嘗受業先生門。先生之教嵋蓋勤也。諸所述。皆嘗所目擊而承於先生者。故具道之。先生名允昌。字應期晚更斯號。

野史氏曰。余讀史至侯生亞父。蓋未嘗不悲於一遇而幸其危之得也。使當日者二賢之不遭其會。老田閒耳。惡能奮其才智以成功謀。使聲名施於後世哉。雖然。年逾七十而一進焉。何其僅也。如世之懷才抱略不偶於時。終身淪落困廢無所表長。至於沒沒與腐草同歸者。豈少也哉。吁可慨也。可慨也。如先生者。不其人耶。

龔烈婦傳

烈婦謝氏。揚之興化人。夫龔行。縣頻年被水。室廬蕩沒。貧無依。隨其夫攜女。客京口南城外河干。磨豆為生。時京口設重鎮。分屯戍卒。雜民居處。無賴子竄入為曹。毋憑藉聲威。吞螫細民。江甯人田五者。勾屯卒朋放息錢。肆舍與行居相望。窺謝及女姿屢過瞷之。謝嚴拒。匿其女不出。一日。行晨外以事。田即挾羣少過謝。佯酒後索茶。乘醉遂犯謝。謝倉皇號呼。田怒。即仆謝地。奉毆之。女出救。隨犯女。女急走脫。猶憤憤欲入內。值鄰眾集擁多人。始陽陽去。謀之黨何三。何三者。狡黠為黨渠魁。乃教田作偽券。即羣過索負。因痛毆行。鄰並實知之。素怵田。莫敢為行直者。行不能伸。乃奔愬之

官。官漫弗省。反答行勤償田負。且逮謝庭訊。行歸語謝。謝與女仰天呼曰。冤哉天乎。此誰控乎。已隸復擁行去。暮。謝猶篝燈候行。夜深。行不返。乃持女手泣曰。以吾故陷汝父黑冤中。即吾死不足恤。獨憐汝耳。女亦泣曰。母死。女何能獨生。即生。亦終不潔名。願相從。得仍為母子。謝曰。悲哉。恨汝父不即歸。痛無一言與相訣耳。言訖。復相持哭。哀號之聲。慘動鄰室。比舍莫不聞者。迨雞三唱時。遂不復聞聲。乃以敝赤帶繫身及女。啟闢門連袂投河津死。及曙。鄰媼往視。室無人。因共奔告行。隸猶謂行匿妻弗出也。及行至河濱。尸雙涌從水中出。時盛暑。踰五日殮。面猶色若生也。莫不驚以為神。謝時年三十四。女十七。嗚呼。君臣父子夫婦。分一也。往古不暇論。厥自兵興更變以來。耳目所聞覩。殉君殉國。仗節死難者。固不乏人。然而叨重恩。曆顯爵。立盛名於天下。或身任城土之責。或負社稷之寄。荷尚方推轂之寵。往往僨節毀義。當而喪羞。偷旦夕之生。苟升斗之祿。忘君負國。不能一死者。比比皆是。吁。其視烈婦之捐軀為何如也。女名巧。或曰。烈婦時已有身。蓋殞三命云。

冷子曰。前二年有趙氏婦。亦死於烈。邑紳士里民感其節。千餘人為文肅祭。鼓樂白衣冠。舁匶送葬釜鼎山下。觀者蔟擁閭巷。礙不得行。道經謝戶外。謝聞之特與女出覩。吁嗟歎羨重。以為榮。曰。人生如是足矣。及凶既伏辜。奉命坊表。邑紳士里民為文

肅祭鼓樂白衣冠。一如前趙時。舉二匶復送至釜鼎山下。與趙墓並敍列。奠表其坊墓前而歸。吁。謝至是母子願遂矣。故人人貴其有志云。此詢之鄰老媼者。洵不誣。

宗子發墓誌銘

君宗姓。金陵上元人。其先世為宋忠簡公澤後。因忠簡墓在京口。遂自義烏徙家焉。八世孫英烈公必大。又自京口徙廣陵之興化。已復還上元。隸籍焉。故君為上元人。君幼清秀。十五補博士弟子。時居舊京。為江南都會。海內屬承平久。祖繕部公。父湖州司馬。皆豪舉好客。所與交悉一時名雋士。君雖少時。已駸駸名噪江國。為王謝家佳公子矣。未幾。潮州公沒。遭國變。遂棄去諸生服。避地高郵湖西。再徙昭陽土室中。謝去一切。惟曰窮訂經史。即囊簍飯藿時有不繼。如是者垂二十年。論著之暇。顧獨喜從邑山張先生游。時邑山匿跡秣陵。居草庵中。亦惟君得相與往還不絕也。故其學問文章。得之邑山者為多。君為文出入經史。立言必有根據。無矯激隱寞矜奇弔詭之習。溫醇典雅。一程之矩度。嗚呼。明至神熹後。文散亂極矣。諸贋軋茁纖靡吞剝剽襲之弊。無所不有。時即有一二才哲之士。思起而振之。而力未逮。遂侵尋胥溺而迄於亡。君每竊以為憂。而遂有兩漢文古詩賦之刪。既而曰。有條矣。無要可乎。於是又取唐宋明十大家。唐明詩諸家刪之。吁嗟乎。君貧士也。一布衣處草茅之下。而欲

以區區章素之力。挽頹風變積習。其爲願也不已奢乎。然而特守貞求志。淬礪名檢考古証今。博學強記。推原於本末之際。著論立說。發蒙開瞶。蘄有功於世道。何其偉也。悲夫。惜乎其未有遇也。藉使君生當其會。得時行志。立於公卿之上。主衡文之柄。如韓文公之在元和。歐陽文忠之於熙豐元祐時。其爲起八代之衰。變五季之習。無難耳。乃今其徒存草土。重以貧困流離摧折結轖鬱抑邅廬之下。而爲窮愁者之著書也。哀哉。余與君締交久。意相得甚。歎合時。非登高憑遠。即商榷詩文。正訂經史。間燒鐙夜坐。燭跋漏沉。至述往事。詰夜曲。感遭逢。則慨共低垂哽塞無一語。如不能勝吁。時益未嘗不傍偟累慨。泣下霑衣也。君諱元豫。字子發。晚更號半石。嘉靖中。有學憲公諱臣。與李攀龍王世貞相倡和。世所稱七才子者。君之族叔祖也。以別駕公諱節者爲高祖。秀水丞諱伊者爲曾大父。繕部司諱世中者爲大父。而潮州司馬諱萬化者。則君考也。初娶賀光祿丞寅所公女。再娶秦文學臣溥公女。子男二。長熙。五歲殤。賀出。次勳。年二十五。未娶。先君没。秦出。子女一。適學使徐公孫某。賀出。以康熙丙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京江之寓舍。享年七十有三。即以是年十二月初七日。葬於忠簡公墓之對隴。其撰著則有兩漢文删。古詩賦删。臥游錄。唐宋明十大家文删。唐二十家明二十家詩删。志小錄。韓杜合删。焚餘稾文三卷。詩三卷。既葬。余次君生

平而為之志如此。嗟乎。憶癸酉春。余臥病。君來視余。屬曰。倘不起。敢以墓誌累君。君曰。無憂也。自今吾二人交相訂。君前吾為志。吾前君為志。死生之言。各勿相負。當是時。吾病方劇。故以志屬為君者。而孰意今吾竟為志也乎哉。銘曰。

歸依賢祖。何必反乎故墳。文章不朽。安用有其後人。即二者已自足恕於君。故得藉以銘之幽宮。以慰君之魂。

繹志自敘篇

胡承諾

三代以前。人之所學。五品親遜而已。舜之命禹。始有道心之名。由是聖賢相次。皆以道為授受。條分縷析。散見語言行事。莫非此旨。蓋人之為心。有附於形氣之私者。有原於義理之正者。各自為形。各自為氣。是以不能相通。義非精不察。理非精不致。是以患其易昧。聖賢為學。必使形氣之私。皆聽於義理。而義理所得。莫非中道。此無他辨之甚精。守之甚力也。言仁昉於孔子。仁者道心之純熟者也。學中言仁者。中無定位。仁所以體中也。孔門之學。求仁最切。言仁最備。或狀其體。或舉其功。或辨其疑似或謹其畔岸。或實其行事。蓋至微之理。得孔子之論。而可指可視。其有功於先聖甚大。曾子之學。得於一貫。子思受於曾子。故言萬殊一本為獨詳。日用之閒。所以與萬物相流通。人事相酬答者。不越乎分之各殊者。與以至足之理。理之至一者。歸於不二之原。處異說紛紜之日。獨以執中之旨名其書。而實以庸行。中者聖之所以相繼也。實以庸行。近在人倫日用之閒。而偽不能亂也。孟子受學於此。而有得於集義。蓋其為學。取當時諸家之論是非得失。折衷先聖。如持權衡以校輕重。事無大小。皆以人心之裁制。赴天理之自然。即以天理之自然。節吾心之裁制。其剛大之氣。足以充塞兩閒。故生雜伯縱橫異端充塞之時。真知義之有益於人。而舉以示法。與孔子之

仁。相輔以扶世也。蓋堯舜精一之旨。孔子以克己復禮明之。子思性教之後。孟子以集義廣之。屢發明而愈備。經體驗而彌近。所以引人從事不疑。誘人致力孔易。源流相續。若四時代行不息者。皆欲使人復其性也。然而賢有偏全。學有真偽。聖人欲天下之人明道者衆。不獨喜見完行。亦思成就偏德。又懼天下之人不明道者多。故不獨惡其畔道者。更惡其亂真者。是以言道言性。皆使人有所持循。如立朝居鄉。出處語默。長幼疾徐。動容周旋。飲食起居。哀樂之際。利用愛物。豐儉之宜。以為道固在人皆舉近人之事以明道也。推而廣之。周公經制大備。後之行王政者取法焉。孔子述作大明。後之論王道者折衷焉。皆教人以復性之事也。君子於此。無事則安於仁。有事則動以中。安於仁。樂之本也。動以中。禮之本也。禮樂者中和之實也。中和盈於中。私欲退聽。一身之內。具有四德。隨其所發。皆有繩檢焉。有不復之性乎。荀卿雖能言聖道。然所謂聖人不過大儒也。仲尼子弓並稱。而無願學私淑之意。淺深可見矣。揚雄言聖較荀為優。然而遯於不虞。有愧明哲。是鳳鳴而鷙翰也。王通為學甚正。亦有可用之實。惜其降年甚促。功有所未至。從游之士。崎嶇數郡。閒其道未能大明。又不能降心發明聖道。遂欲與聖人並峙而離立。是以後世未之許也。夫聖賢統緒。在乎其書。俗儒以文字說之。異端雜之。故發為事業。皆淺露乖離。持以修身。率滲漉疏僻。周

子生絕學後默契道體。太極一圖。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見中正仁義之本。識神物動靜之別。雖廣大高深。不外乎日用飲食也。二程潛心遺經。以聖道爲己任。謂聖必可學而至。其志必欲學而至於聖。朱子得統於此。以爲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吾身無不有焉。隨事取足。皆義也。反身備理。即仁也。源流甚長。根據甚多。陰陽五行其質也。古今聖賢其與也。經史典籍其據也。凡文字偏見。功利鄙說。屏棄不道。直承二帝三王統緒。所言存理去欲。即人心道心也。所言致知力行。即惟精惟一也。以居敬爲主。而嚴於不睹不聞。隱微慎獨。則允執之謂也。先王所以爲教。後人所爲學。必如是爲得其宗也。揚子曰。天精天粹。萬物作類。言天惟精粹。故能分給萬物。而各從其類也。又曰。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言衆人皆具賢人之質也。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言賢人皆能聖人之業也。觀乎天地。則見聖人。言聖人皆合天地之德也。聖人之道。萬事萬物所從始也。與太極同體者也。聖人之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與鬼神同功者也。學聖人者。操術有法。即功有事。焉言乎其法也。求諸六藝之中。驗諸身心之內。凡尊卑上下陰陽剛柔之理。民彝物則典禮刑賞之事。善善惡惡敬天勤民之心。寢興予奪重內輕外之法。經曲常變。履中蹈和之文。莫不誦數以貫。思索以通。得其嚴毅。以檢束形氣。得其和平。以優游心志。言而思毖。動而思蹈。形氣自檢束矣。從容以俟之。況潛

以思之。心志自優游矣。所當言而言。即不為聖人之言。有以合乎聖人立言之意。所當行而行。即不為聖人已行之事。有以合乎聖人立行之心。如赤子學步。所蹈必履。舉足必曳踵。如是久之。然後去人而獨行。此其法也。易言乎其事也。其自治也。以憂勤惕厲之常心。約束紛紜放逸之心。雖利害攻取。而大中不易。故聖賢所具。皆為道心。道心所發。亦常備於富貴。凡人多私。故動不離人。聖人無私。故乘六龍以御天也。其成物也。當安者安。當治者治。當生者生。當用者用。故無遺物。當安者委曲以求其安。當治者委曲以求其治。當生者委曲以求其生。當用者委曲以竟其用。故無弃物也。學者於此。講習誦說。所知即經綸天下之知。子臣弟友。所行即安定國家之行。內焉齊一。所以為應事之主。外焉博依。所以葆內心之存。入而自課。必以天德。出而語人。必以王道。雖進退出處。不妨各行其志。而彼此同心。不忍坐視天下之亂。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不以利天下之大而有憾於心。則其揆一也。此其事也。張子曰易之為書。欲人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錄三極之道者也。君子學於聖賢。不能不著書立說。其義亦猶是也。少則為學。壯則服官。隱則求志。行則達道。道周性全。無得而稱焉。迹嘗指有為而出。或趨一身之時。或趨天下之時也。傳心有道。治天下有法。不獨辨別是非。亦欲修舉廢墜。使人守經據古。不惑於心。行權達變。承敝更化。莫不儲之有

與應之有方。度以尺寸不爽。行於斯世。所如皆吉。觀於古道。所為必成。所以盡天下之利也。欲聖人之道。常在耳目間。思言之親切有味。行之踴躍欣喜。為有用成材。不為無用敝器也。為廟堂美觀。不為里巷斷朽也。唐虞殷周已試之效。詩書禮樂靜可與深。動可與幾。盡其道而洽於心。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如江河之流。潤溪之毛。元氣無不充周。無不流行。所以盡性命之理。立三才之極也。故為文之指三。一曰務實。務實者欲事事可行也。二曰務平。務平者欲人人能行也。三曰從道。道則從。非道弗從也。依五經法言。同先賢是非。奇僻之書。異端之學。黜而不入。諸子百家之文。非至精粹者不稱引也。若夫離事而別言理。故處事不以理。所行無當乎道之事。又所言之理。皆不足處事。亦無當乎道之理。空跡之極。必生迷惑。迷惑之極。至於反情。猶復雜揉其學。卑臨其志。盈滿其氣。堅僻其心。膠固其識。傲詭其辯。不得乎體之一。而欲其周之通。如銖銖而校。寸寸而度。終必有差也。聖人知道不行。故為述作以教後世。君子學乎聖人。不必有所授受。觀其遺書。超然有得。沛然莫禦。不必有所督責。而自任甚重。自為甚力。蓋知聖人之道。常在天地間。故表章聖藝。申警來哲。如適人木鐸。所徇皆時王政令也。如女子有行。施衿結縭。申父母之戒也。此亦不能自已云爾。石莊子有官不受。告老而歸。陳選於前。日校一劄。以記所得。六載而成二十餘萬言。乃進

子瑟而告曰。汝知吾所有事乎。古人著書。或久而後成。或久而後出。不以旦夕馳騖。不以詩賦雜文。偶為事會所須。可以一時取具也。徐幹中論。習鑿齒稱其治心養性。能不悖於禮。其得於內者。又實能信而充之。以想見其為人。顏之推家訓。自以為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又且夜覺曉非。今悔昨失。故留此篇章。詒厥模範。此二書者。詞非與涉。旨存勸戒。後人所當法也。予之先世。皆以講習義理為業。飲於鄉者四世而五賓。廣文太僕兩公。以起家服官。惟是六經之旨。修諸身而見諸事。詳在家傳。子孫世守之嗣父屬疾之日。猶以歲一讀性理通鑑為訓。中更亂離。手澤無復存者。予是以作先德詩三章。用自觀省。其一章言大父中大夫醇謹長者。以布衣飲於鄉。二章言先中大夫起家廣文。棄官不仕。隱居二十餘載。三章言嗣父少為諸生。晚頗好道。天資孤潔。多所不堪。詞雖鄙俚。見祖父懿德焉。太僕吾長兄也。居官大節。莫如拒絕璫祠一事。天啟丙寅丁卯間。所在為魏璫立祠。興都之祠。鴟吻與泰陵殿埒。其飛翔蜀撫璫私人也。諷兩司趣具役。太僕時為左藩。班次居前。首對以蜀方用兵。帑藏空虛。不敢訾公家財。給私門役。若配諸民間。則度一錢役一人。皆得罪朝廷。不敢以身試法也。倡言者默然止。思所以中之。繳是翁甯渠不祠者。擬以罪斥去。更用他人為蜀。太僕亦奉是年計最入都。賜以靜受流斥。而璫敗矣。所以天下皆祠。蜀獨無祠。夫以彌天

狂飈遏諸方熾舉世蒙昧一方曠然誰之力也身在遠藩不克折其奸鋒守職以抗非義之為屹然不可移者雖湛胸伏鑕莫能奪矣若使居觸邪之地以難孔壬為職其於宵佞之側必不能一朝居否則廓清澄汰默運於不言不第以請劍擊笏取名也而朝野無由采録吾兄亦以崔瑗屏語自安愚竊恨焉常以為對丹青而思古賢不如追家世之方躅汗簡筴以寫奇編不如觀祖考之遺翰殫宸慕而通寤寐不如覩居處笑語於文字之屬俯几筵而薦嗜好不如致怵惕悽愴於未竟之志於以遠跡舊德聰聽而力行無異乎傳栒邑之器懸大夫之車也是編之旨先人雖未嘗拔諸簡冊然遺意具在推而廣之以訓迪子孫是予事也何為文之有焉昔伊川論明道所言平近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今此編文易而指明語近而用遠鉤鉅析亂激詭險仄皆所不取獨以傍費五際洽通百慮戰兢而無暴溫恭而有恪歸諸補益於世以此各充其量或庶幾焉然不背所學是以我為政也有益於世是以人為政也以人為政者難期擇其自為政者致力焉是書既成名曰繹志繹志者繹己所志也禮所云君臣父子之端亦其志焉爾